



ARABIAN UPHEAVAL
IN-DEPTH OBSERVATION ON TURBULENT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阿拉伯剧变

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

马晓霖 主编



新 华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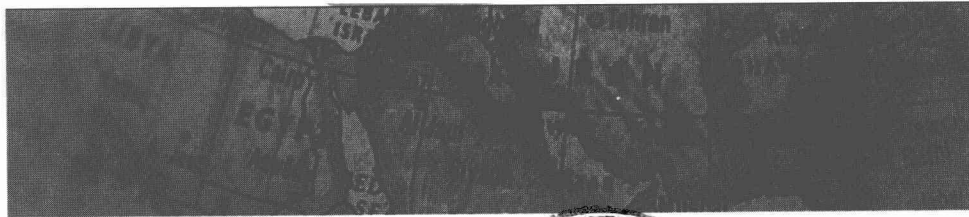


ARABIAN UPHEAVAL
IN-DEPTH OBSERVATION ON TURBULENT
WEST ASIA AND NORTH AFRICA

阿拉伯剧变

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

马晓霖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马晓霖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011-9799-6

I. ①阿… II. ①马… III. ①阿拉伯国家—政治形势—研究—2011 IV. ①D7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696 号

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

主 编：马晓霖

责任编辑：张 敬

特约编辑：潘 晶

联合策划：博联社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尺 寸：170mm×240mm 16K

印 张：30.7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799-6

定 价：58.00 元

温馨提示：感谢您选购新华版图书，本社坚持“内容为王，品质至上”的理念，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图书，助您登高望远。

如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联系本书责编：connorzhang@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推荐序

在世界跨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凝望未来，有谁能够料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世界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场战争爆发、四个政权倒台、多国陷入混乱，这场政治风暴几乎刮遍整个阿拉伯世界。可以说，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上个世纪中叶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来规模最大、冲击最广、影响最深的大变局。这是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其烈度之大又与外部力量的插手干预密切相关。

针对当前局面不少人惊叹，阿拉伯世界正经历一次深刻的制度和结构变化，将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动荡时期。在动荡中谋求变革，在变革中寻求稳定，逐步探索符合这些国家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之路，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阿拉伯世界的局势动荡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对中东地区格局乃至国际体系正在产生剧烈冲击。在全球利益格局大变革、发展格局大调整、政治格局内涵大改变的世界格局变革期，如何使人类拥有一个和平、安宁、共享繁荣的世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历史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深刻剖析已经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近则有助于读者特别是研究者、决策者观察阿拉伯社会剧变的动因和走势，应对转型期的社会危机，远则有助于重新认识和定位阿拉伯世界，为中国的中东外交、经贸合作和大国博弈应对提供参考。

本书融入我国多个学科专家对阿拉伯世界问题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作者对这些国家国情、社情和民情的深刻了解及精辟独到的见解。在当前形势下，集中国内学界精英和权威人士 40 多人集体创作一部全面、深入、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当前阿拉伯内部剧变的著作，意义深远。

我把书稿放在案头，静心品读，在饱览阿拉伯世界剧变风云的同时，更可以

看到，人们对当今阿拉伯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及其与外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书中都能得到启迪性的答案，获得可资参考的宝贵资料。本书覆盖面虽广，但行文精准简练，结构合理，以全景式扫描和典型国别政局解剖交叉的方式，立体呈现了阿拉伯国家一系列动荡的主要成因，使读者能在言简意赅的内容中把握要领。

当本书付梓之际，谨向编者表示祝贺——能有这么优秀的作品奉献给社会，并为增进中阿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好合作作出贡献，编者有理由感到欣慰。

基于本人对中东问题、对该书内容及其编者的了解，我很愿意向读者，向关注中东问题、阿拉伯问题的学者、专家、官员和广大读者郑重地推荐此书。

是为序。

吴思科

2011年11月29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以姓氏拼音排序

- 安春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编审
- 安惠侯** 中国前驻埃及、突尼斯等五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
- 安维华**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中心顾问
-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 陈双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博士
- 丁 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 冯璐璐**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
- 官逸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读本科生
- 贺文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 韩志斌**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
- 蒋 灏**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
- 李福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博士
- 李绍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 李 雪**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讲师，博士
- 刘志华**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 刘 云**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博士
-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阿拉伯世界》主编
- 马晓霖** 博联社创始人、总裁，高级记者，客座教授
- 潘 晶** 《看历史》编辑，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与欧洲政治专业硕士
- 秦 轩** 《南方周末》资深国际编辑、记者
- 时延春** 中国前驻也门、叙利亚大使，前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唐继赞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前中东总分社社长，高级编辑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王国栋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

王金岩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王林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王新刚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王 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王 猛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吴冰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主任，副教授，博士

吴思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前驻沙特阿拉伯、埃及大使

吴毅宏 新华社外事局副局长，前中东总分社社长，高级记者

吴中敏 新华社国际部阿文编辑室主任，副译审，前驻开罗、突尼斯记者

辛俭强 新华社国际部阿文编辑室副主任，主任记者，前驻开罗首席记者

薛庆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语系副主任，教授，博士

杨福昌 前外交部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驻埃及大使

伊扎特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驻北京分社社长

余 渊 云南省政府侨办秘书政研处副主任科员，国际政治专业硕士

岳 杨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岳 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周春艳 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郑挺颖 《环境与生活》杂志执行副总编辑，世界史专业硕士

赵元昊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近东语言文化系博士候选人

前言

马晓霖

一只蝴蝶，轻轻离开一朵鲜花，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孙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于某种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气流于两周后在遥远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形成一场毁灭性的龙卷风……这就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上个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著名的“蝴蝶效应”。

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失业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为生存和尊严自戕抗争，旋即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诱发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龙卷风：前后 29 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① 动荡仅 18 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又被迫辞职；^② 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摩洛哥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一向控制很严的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示威者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紧急状态法。最让人惊愕的是，这场政治龙卷风居然催生利比亚空前内乱和北约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

人言中东是帝国覆亡之地，我谓中东也埋葬预言家——没有谁预料到一次粗暴执法能颠覆国家政权；一个青年自焚能诱发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剧变，而这场剧变依然处于震荡的进程中和上升期，尚难预知其冲击波止于何处何时，它诱发的各种矛盾重组和利益碰撞，无论是在各国内部，还是整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都充满变数而令人眼花缭乱。

① 新华社利雅得 2011 年 1 月 15 日电，沙特官方证实突尼斯总统已抵达沙特。

② 新华社开罗 2011 年 2 月 11 日电，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11 日宣布辞职。

如何看待这场让人始料不及、充满争议和前景莫测的阿拉伯大地震，是学者和政治家都颇为头疼的课题，因为一千个人或许有一千个答案，更何况，它远非盖棺定论之时。如何勾勒这场地震的图谱，既忠实于眼前事实，也无愧于历史检验？颇费思量。

一场干干净净的本色革命

笔者认为，这首先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①，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宗教势力、政治反对派和外力都是街头革命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陆续跟进，因势利导。学界也有人用两个“第三次浪潮”来概括这场阿拉伯地震：这是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金融泡沫诱发的美国经济危机，跨越大西洋登陆欧洲后衍生为主权债务危机，接着又南下地中海殃及彼岸的北非、西亚。这也是新一轮地缘政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其余震在数年前曾引发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今年继续向西耸动，致使阿拉伯政治板块隆起、碎裂。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世界意义的地区变革。横向看，其震荡烈度、辐射规模和连锁反应绝不亚于那场苏东剧变，区别在于，苏东剧变以众多国家重获独立和重择发展道路而告终，这场变革并未导致国家主权易手和意识形态颠覆。纵向看，其社会进步价值堪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②，区别在于，当时的政治潮流是反帝、反殖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而当今的基本诉求是中低层群众由争取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和反专制。

① 《环球时报》2005年4月1日第7版，《“颜色革命”能闹多大？》。顾小清等专家认为，“颜色革命”指的是通过非暴力的柔性政变夺取政权，由于盛行于冷战后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又多以各国的国花为颜色标志，于是被称为“颜色革命”、“某某色革命”或“某某花革命”。突尼斯由于国花为茉莉花，于是，突尼斯政变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② 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又称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以埃及1952年革命为标志的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自决浪潮，埃及、突尼斯、阿里及利亚、摩洛哥、阿联酋、苏丹、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彻底的独立。马明良：《简明伊斯兰史》上编第7章，经济日报出版社。

这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跨越，也是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最新尝试。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社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自然地震主要是地壳内部力量的变化而引发。这场阿拉伯革命也只有从内部寻找成因才能理清来龙去脉。解剖突尼斯和埃及两只已经落地的“麻雀”，我们可以发现太多共性，甚至可以找到其他阿拉伯“麻雀”的相似性和同一性，简言之：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概括而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政体严重硬化脆化，老人政治失去活力，权贵腐败透顶，执法简单粗暴，这一切在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及转型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催化社会矛盾发酵、膨胀并越过临界点，最终实现大爆发。

“三高三低”映照民生多艰

突尼斯和埃及并非阿拉伯经济发展科目的劣等生，相反，总的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瓶颈限制，普遍存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执法事件表达的是不满物价上涨，高呼“要面包”、“要黄油”、“要石油”、“要饮水”；埃及的街头抗议最初被称为“大饼革命”，因为政府补贴食品难以为继而黑市价格高得离谱，同时，飞涨的房价、房租与普通人的收入落差悬殊，导致大量青年无力买房甚至无力租房。

另外，高失业率也严重困扰着突尼斯和埃及。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2010年突尼斯官方公布失业率约为14%，中立机构估算在20%，15至36岁就业骨干群体失业率高达30%，部分行业甚至高达60%。突尼斯每年有八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两万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员羞辱殴打失业青年并导致其自焚

身亡，顿时引爆所有失业者心中压抑的怒火。埃及的失业率也比较高，过去三年官方公布平均约为9%，实则不然。以2008年为例，20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为51.1%，25至29岁为22%，15至19岁为18.4%；另外，高中毕业生失业率大致在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

同时，这两个国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相当严重。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称，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两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言之，3200多万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费用只够在北京买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甚至有报道称，60%的适婚（30岁）男性无钱买房、租房结婚，47%的适婚（30岁）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① 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而且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民生危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约旦、叙利亚等国。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三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此外，阿拉伯世界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② 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腐化。

贪权恋栈导致政体僵化

受东方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多份遗产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一批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克里斯马”型权威领袖，如纳赛尔、布迈丁、布尔吉巴、萨达特、萨达姆、阿萨德、阿拉法特、萨利赫、卡扎菲乃至刚刚倒台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作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

① 黄培昭：《中东为低龄化伤脑筋，美借机输出民主》，《环球时报》2011年3月7日第7版。

② 王波：《沙特为何乱不了》，《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4月1—7日号第4版。沙特官方公布的数字，2010年失业率高达10%，20—29岁年龄段失业率更是高达30%。有经济界人士甚至认为，沙特的实际失业率恐怕还要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长期执政，把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瘫。这种权力垄断，不仅使大量社会精英无缘参与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并变相绑架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所有权力依附于个人权威，社会进退取决于个人愿望、能力与安危。

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 30 年仍打算在总统岗位终其一生，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一度中兴突尼斯的本·阿里又连续执政 23 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 30 年依旧不肯放权；也门总统萨利赫掌权 33 年恋栈不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台 42 年依然为权力而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 30 年直到寿终正寝；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后台前操控国家 35 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 40 年死而后已……

长期执政、大权独揽使阿拉伯国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与泥潭，了无新意和活力。本·阿里被推翻时 75 岁，穆巴拉克被赶下台时 81 岁，其他善终或未能善终的领导人无不七老八十。老人政治的恶果不仅在于长期盘踞权力的金字塔尖，还在于党内大搞一言堂、独角戏，家长作风十分严重。这种依附于个人权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政权内部、政党内部均不能实现有序更替和新陈代谢，外部更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或将公平竞争、轮替上岗机制虚化为摆设和陪衬。突尼斯虽在 1981 年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执政的宪政联盟却从未真正给予其他党派参政机会。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 32 年，当局却把宪法反恐条例和紧急状态法当作两道紧箍咒，长期压制和排斥异己。^①

在内无有效监督、外无有力制衡的情况下，阿拉伯共和体制下的领导人大兴家天下，裙带成风，后宫乱政，并且图谋子承父业，倒行逆施，丧尽人心。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一直拒绝设立副手，一心培养儿子接班，打造世袭王朝。巴沙尔接替父亲阿萨德统治叙利亚已达 11 年；萨达姆生前培养两子接班早就不是秘密……

如果本·阿里坚持最初的限制总统任期改革，如果穆巴拉克五年前进行公平、透明竞选甚至这次提前主动宣布不再连任，如果萨利赫不修宪为终身总统铺路，以他们的历史威望和贡献光荣退休，颐养天年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更不能推倒重来，历史只厚爱顺应民心和潮流的智慧统治者。阿拉伯大佬们的晚节不保，再次证明一个著名论断：“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

^① 2008 年 7 月 2 日，英国《泰晤士报》评出二战后世界十大不公正选举，2005 年的埃及总统大选上榜。柳玉鹏：《环球时报》2008 年 7 月 3 日。

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

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

垄断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也必然导致系统性的权力寻租和高层腐败，这几乎是一条铁律。“维基解密”（Wikileaks）^②显示，本·阿里家族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甚至欺行霸市，第一夫人掌管的企业几乎垄断全国经济，总统女婿控制着全国金融业和航运码头。本·阿里家族甚至一度借贷不还，放贷银行几近倒闭。“维基解密”称，美国外交官在秘报中形容本·阿里家族为“黑社会”和“腐败核心”，估计其资产高达55亿欧元。有报道称，本·阿里出逃时还卷走黄金1.5吨。

各种爆料显示，穆巴拉克家族及前政府众高官也是一窝硕鼠，系统性腐败触目惊心。英国《卫报》称，过去30年穆巴拉克家族通过介入房地产等方式敛财约400—700亿美元。西方情报人员说，穆巴拉克两子在任何重要商业项目中都要抽取2%至5%的好处。美国媒体称，穆巴拉克家资未必有数百亿美元之巨，但也达二三十亿美元。瑞士银行宣布冻结穆巴拉克家族账户的决定，至少印证其海外存有资产的事实。一位在京阿拉伯人士向笔者透露，早在穆巴拉克担任空军司令并一战成名的1973年“斋月战争”前后，其家族公司已靠倒卖军火大发国难财。半岛台称，埃及以低于国内价格近1/3的优惠条件向以色列和约旦供应天然气，其中也有穆巴拉克家族公司勾兑私利的交易。埃及街头流传着斥责穆巴拉克卖国谋私的政治民谣：“总统高于国家，收回西奈，出卖埃及。”其实，“打倒穆巴拉克”的口号2005年在其操弄选举时就已回旋于开罗街头。半岛台披露，埃及执政党前组织秘书长产30亿美元，前住房部长为17亿美元，前旅游部长为22亿美元，前商业部长为20亿美元，前内政部长为14亿美元。埃及20%的少数权贵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5%，而60%的底层民众只拥有18%。^③即使“绿色

① 新华社北京2004年11月19日电，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② Wikileaks，是一个大型文档泄露及分析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成立于2006年12月，旨在揭露政府及企业的腐败行为。该网站声称其数据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审查。

③ 吴晓芳：《埃及大骚乱震动世界》，《世界知识》2011年第4期第31页，2011年2月16日出版。

革命”理论家卡扎菲也难脱高度腐败嫌疑，安理会 1970 号决议宣布冻结其私人财产后，各国陆续披露的情况显示，卡扎菲家族至少在全球拥有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资产。^① 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从领导人及家族腐败这一点，就可以回答这样的质疑：仅有 600 多万人口的产油大国怎么还有民生问题？石油主产区的利比亚东部为何成为反叛力量的大本营？

政权腐败不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专利，而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半岛台援引“透明国际”曾称，中东北非的腐败指数在全球各地区中仅次于南部非洲而居次席，阿拉伯国家 2000 至 2008 年由于逃税、洗钱、贿赂、挥霍而损失的资金达到 572 亿美元。埃及在非法资金流动中居于非洲 54 国第二，突尼斯位列第九。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因为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威信扫地

同属东方世界的阿拉伯，也有“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那些德高望重并无可替代的“国父”们让人高山仰止，唯命是从。然而，几十年后，沧海横流，这批领袖英雄迟暮，内治无方，外交无能，威望透支，特别是由于年龄与政治代沟的微妙作用，已构成阿拉伯人口绝对主力的当代青年不再因袭尊老敬长传统而是轻慢、蔑视权威，从突尼斯街头到开罗解放广场，从的黎波里绿色广场到萨那的变革广场，他们几乎口径一致地向“老而不死”的领袖们高喊“我们不走，你走！”。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国父”们的执政合法性，甚至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不再给。

此外，由于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巴林、沙特等长期奉行“亲美和以”政策，为一国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而牺牲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真诚支持与呵护，严重挫伤阿拉伯公众最朴素和最原始的民族和宗教情感，使得他们从“穆斯林皆弟兄”的平权角度，将这些见利忘义的领导人“出教”为异类，视为叛徒，轰其

^① 安理会通过 1973 号决议后，瑞士、美国、英国和突尼斯等国纷纷冻结卡扎菲家族资产，其中，前三个国家公布的资产超过 500 亿美元，接近利比亚 GDP 一年的数额。

下台。尽管这场风暴没有出现成规模的反美反以口号，总体上也尚无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吓唬西方的那种宗教威胁实证，但是，开罗街头将穆巴拉克“犹太化”的漫画与标语，来自反美反以阵营国家或社会的庆祝与狂欢，以及美以试图挽救、保护这些政权不倒的种种努力，都印证了他们外交失策失人心的事实。

从纽约世贸大楼到开罗解放广场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 21 世纪，自由之风吹拂世界，也掠过古老的阿拉伯沙漠与绿洲。网络、手机、电视、好莱坞大片、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快餐和“颜色革命”的花粉，都加速了外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入，更何况阿拉伯曾是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紧邻欧洲，且有千百万侨民定居欧美。这些复杂背景使得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公民意识日益在青年中成为主流价值观和利益诉求，逆反传统，抵制精英，求新扮酷成为其时尚思潮和行为特征，普京、奥巴马等平民青年才俊借助社会变革，通过选举纷纷上台执掌大国发展之牛耳，在带给世界政坛缕缕新风时，也激励着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梦想。

或许，“9·11”事件中，吮吸西方奶水长大的阿拉伯青年用自杀袭击方式，摧毁美国权力、财富与霸权地位的象征纽约世贸双子楼，标志着阿拉伯思考与苦闷者在民族积弱积贫、沉沦不起中的拼死抗争，因为他们把阿拉伯民族的系统落后与失败归罪于以色列及其靠山美国。^① 但是，10 年过去，眼见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落后国家纷纷崛起，阿拉伯的思考与苦闷者似乎顿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原罪不是以色列和美国太坏，而是自己出了问题，确切地说，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之祸，是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②，因此，只有颠覆现有制度和权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由此，我们便很清楚理解，为何这场街头运动具有“三无”特质，为何革命的洪水猛兽不是撕咬美以这对老冤家，而是推翻本国的政权堡垒。

①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军进入沙特十周年之际，19 名接受西方教育、懂技术、有才华甚至过着舒适生活的阿拉伯青年劫持五架民航飞机，以撞击方式袭击了纽约世贸大楼、五角大楼等目标，有充分证据表明本·拉丹策划指挥了这场旨在报复和摧毁美国的重大行动。

② 薛庆国：《阿拉伯文化：今天与明天》（载于《联合早报》，提出阿拉伯滞后于时代的三座大山是观念落后、政治专制和外来干涉）。

新媒体：当代“阿拉伯的劳伦斯”

有人将这场阿拉伯剧变称为“维基革命”，既源于“维基解密”披露和传播本·阿里家族腐败内情的发酵作用，也源于网络在整个剧变中的信息沟通、社会动员和行为组织。网络的功能就是使沟通与传播更加便捷、迅速、高效和低成本。无论是本·阿里家族的腐败丑闻，还是布瓦吉吉等 20 多人舍命控诉的悲情；无论是开罗广场四溅的鲜血，还是世界各地抗议与同情的声浪，都借助网络实现了无缝对接与即时互动，进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无限裂变，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者的方向发展，也制约着军队的角色定位，迫使其在命运攸关之时选择了中立与职业化，也选择了权力源泉人民和历史进步潮流，而没有成为总统们的杀人机器。突尼斯和埃及当局切断网络与短信的愚蠢行为激化了原本对立的情绪，而其迫于国际压力恢复网络与短信的妥协，又反衬其色厉内荏的本质进而为示威者注入更大信心，将诉求坚持到底。突尼斯和开罗街头的青年胜利者由此被誉为“脸谱青年 (Facebook Youth)”^①。而事实上，网络只是个点石成金的工具，是帮助阿拉伯人革命成功的当代“劳伦斯”^②。但是，若把这场剧变归咎为新媒体革命，无异于本末倒置，错乱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和基本逻辑。

阿拉伯革命，还是半岛政变

有人将这次阿拉伯剧变形容为“半岛革命”，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从突尼斯事变，到埃及广场革命；从海湾国家动荡，到利比亚内战，半岛电视台及其背后的卡塔尔政府扮演着致命的颠覆性角色。系统梳理半岛在整个事件中的立场、

① Facebook 是一个社交网路服务网站，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于 2004 年 2 月上线，2010 年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五亿，平均每月有 5700 亿页面浏览量，超过 30 亿张照片被传上，超过 25 亿条内容被共享。

②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毕业于牛津大学，精通阿拉伯语，1916—1918 年阿拉伯起义期间，作为英国陆军驻中东情报官员前往阿拉伯半岛，协助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摆脱土耳其统治，配合英军作战，为阿拉伯国家赢得独立作出过重要贡献，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而著称，英国 1962 年曾拍摄同名影片，引起轰动。

视角和情感倾向，足见其不仅完全站在各国政权的对立面，在信息选择方面舍弃平衡、中立等基本原则，而且开足马力宣传、扩大甚至渲染事态，包括曝光权贵腐败丑闻，夸大当局镇压事实，鼓动各地反政府示威、罢工等行动，发挥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力度与效果远远超过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国际强势电视媒体。而卡塔尔在阿拉伯国家中带头出兵利比亚、率先承认其反对派，更显示国家意志对所谓独立媒体的操控，国家利益对媒体中立的异化。而且，卡塔尔以小搏大、颠覆既有秩序与政治传统，争当阿拉伯新时代领头羊的国家战略定位从此一览无余。

阿拉伯：一片烽火燎荒原

布瓦吉吉用双臂扑向死神，卷起的政治海啸击溃突尼斯、埃及政权，撼动着整个地区危若累卵的社会内部矛盾，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截至4月4日，22个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下争民权、上反集权，既要饭碗，更要尊严的群众和政治派别运动。

也门：萨利赫一退再退，先宣布2013年任满不再连任，也不传位给儿子，但反对派坚持其立即下台；后宣布改变政体结构和国家制度并启动权力移交程序，反对派依然不干；再宣布成立过渡政府年底前大选辞职，对手依然不干，而且军队出现分裂和对峙，政权岌岌可危……

利比亚：从领导人卡扎菲最初被迫与人权活动人士对话，商讨政治改革促进民生，发展到流血弹压、内战爆发和多国军事干预，政权分崩离析，国家陷入空前灾难……

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反对派提出改善民生和增加自由并酿成流血冲突，政府被迫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紧急状态法，并承诺逐步落实其他改革方案，但反政府示威已经日益蔓延，阿拉伯人士认为，巴沙尔总统由于保守派的牵制，失去最佳的改革时机……

阿尔及利亚：在反对派强大压力下，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宣布将取消禁锢社会20年的紧急状态法；约旦，民众由不满生计艰难逐步上升为要求改变内阁产生方式甚至变革君主立宪制；巴林，长期被统治在底层的什叶派多数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和待遇后演化为流血冲突，并波及邻国沙特的安定；沙特，除全国戒严严禁示威活动外，拿出上千亿美元盖房、设岗、补贴民众以求息事宁人；伊拉克，